

叙

轮回之说，佛氏言之凿矣。其曰：孰为往世因？今生受者是；孰为来世因？今生作者是。大抵惆怅无凭，无怪其动俗子之听，而适增学者之疑耳！抑知造物不孽孽与群生较铢两之善恶，而自己出之，自己反之，恒有历历不爽者。世人之见浅，以为今世报施偶不如量，辄谓天道无知，何愚且惑欤！盖淫为恶首，报尤惨毒。所谓：淫人妻女，得妻女淫泆报。此犹即其现世言也！夫不有一身肆毒，辗转数世偿之不尽，而不可旁贷诸妻女者哉！请试观无极洞之蛇修之数百年，丧之在一日。一失足而前功尽弃。何异祖宗积德百年，败诸不肖子之一蹶耶！其为犬为妓，相寻不已。茫茫宇宙，谁则为身后一回首思者？物犹如此，人何以堪？诗三百篇，两言以括之曰：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，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。《婆罗岸》之作也，亦此物此志云尔。是为叙。

嘉庆九年，清和月，谷旦。圆觉道人题

第 一 回	白花蛇幻形入人世	司空女心动引情魔 (1)
第 二 回	窈窕娘问疾惹邪缘	淫妒妇捻酸偿宿债 (6)
第 三 回	获灵符吴氏妾为妻	遭雷击冯家蛇变狗 (11)
第 四 回	误配药夫人幸脱灾	巧海淫后生终殒命 (16)
第 五 回	吴小住分娩释前因	马兰姐归宁订私约 (21)
第 六 回	重叙旧大闹绣房中	枉留情初设偷香计 (26)
第 七 回	说公事平分百两金	议私情再设偷香计 (31)
第 八 回	恶风流轻抛枉法钱	热因果三设偷香计 (36)
第 九 回	遭晦辱壮体攫羸疾	受虚惊贞妇出藏金 (41)
第 十 回	查阴事合家登鬼录	陷良民一命丧监门 (46)
第 十 一 回	暗偷情枕上权消渴	明接客筵前暂了缘 (51)
第 十 二 回	获异药公子乍试方	破新瓜女儿初进喜 (56)
第 十 三 回	惊奇遇兰姐欲委身	遭恶客英儿将出阁 (61)
第 十 四 回	得娇妻畅偕鸾凤侣	进双美大兴温柔乡 (66)
第 十 五 回	通消息惹恨花容损	计葬埋转眼燕巢空 (71)
第 十 六 回	晤亲人口叙别离情	履佛地魂消因果事 (75)
第 十 七 回	小英儿病里见前身	狂和尚街前说往事 (80)
第 十 八 回	周凤官哭妻肠欲断	袁佛子生孙喜未阑 (85)
第 十 九 回	不茹葷孩子饶佛性	计舍子袁大拂初心 (90)
第 二 十 回	忆儿身蠢妻偏系怀	归佛门灵蛇终证果 (95)

第一回

白花蛇幻形入人世 司空女心动引情魔

气之轻清上浮者为天，重浊下凝者为地。天得纯阳之体，地著纯阴之象。阴阳和而万物生，所以人处天地之中，独受天地清明之气。至于飞禽走兽，以及草木虫鱼，无非感天地阴阳两气而生。更有一种怪形奇状丑类毒物，这便是因两间不正之气郁结而成的了。古书所载，妨人害物之种不一，更仆难数。即如近代以来，人所共知者，若韩文公所驱之鳄鱼，周孝侯所斩之蛟，皆是天地戾气所钟，人不能近的。看官们，做书的为甚讲到这里？也因当日曾有一种最毒的东西，日久天长，忽然有了灵性，修炼多年历过一劫转了人身，做出一段事来，可以演成一部新书。让天下清闲无事的人，或是花朝月夕，净几明窗，兀坐一览；或是茶罢酒阑，二三知己，片时闲话。虽非惊天动地之文，亦足动睹物兴怀之念。

却说东胜神州界内，有一座名山，周围可数十里，乱石嵯峨，巖崖险峻，人迹罕到之区，相传叫做个南极岭。其中有个洞，名为太虚洞。洞内深暗莫测。近地居人，常常到阴晦的时候，恍惚见黑气从洞中喷出。隐隐有一大蟒，盘踞洞口。后来，每到天清月朗之夜，亦遥见山前，若烟若雾，往来不定；中间似有两个大灯引路，忽高忽下。附近的人你传我我传你的，不觉轰动了一城，无有不知这山洞中出了怪的。其间有好事者，说这个不可容留，将来必为民害。有的说用箭射的，有的说用火攻的。有个当兵的在内，说道：“你们的主意都不大妙，莫若用枪打为是。”于是聚集上千的人，扛了无数的大枪，放在山脚底下，离着约有二三里地，候那山前烟起处便好乱打。那知这个妖精，受了日精月华，早有灵性。这里的人方磨拳擦掌，等看枪发。忽然间，一道黑气从空而堕。一股腥恶之味，触着便倒。登时天昏地暗，举动不得。足有两个时辰，恶气方渐渐的散去。跌倒的人，伏在地下，得了些土气的还能举动。那些仰跌横卧的，大半都死过去。也有压坏的，也有跌伤的，足足送了有二三人的性命。此后谁敢去惹他一惹。却有一件好处，他并不无端出来害人，总不过在山前洞口，盘游而止。因此合城的人，久而久之也就相安无事了。如此历了一二百年，他的神通更大了。起始尚不能变幻，后来或大或小，或幻形为兽，或变体为人，却总不见他害过一人。

今年春天，桃花大放，山脚下红成一片。真正是锦绣江山，繁华世界。满城中游春玩景的人，成日逐队连群，塞满街巷。其中也有王孙公子，也有闺阁佳人。这日洞中之物，忽思下山游玩一番。于是幻形变成一个少年丈夫，面白唇红，锦衣绣服。手中执着一柄纸扇，指甲都是三四寸长，文雅可爱。就出洞步下岭来，杂在游人之内，任意观花玩景。在他不过偶然游戏，并无搅扰居民之念。那知事有凑巧，前面来了一辆油碧车子，上面挂着一道帘子。隐约车中坐着个十七八岁的小姐，两旁围坐四五个青衣女子。浓妆艳冶，笑语轻柔，一见令人心醉。那些游春的人，如得了至宝的一样，围随着车前车后，斜眼观看。这个少年丈夫也在其中。跟了有五里多路，到了一个僧院。门首有几个僧人，垂手站立两旁，肃迎着车子，进了寺门。先是青衣启帘，下了车子。然后一齐，扶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小姐下来。这少年不见则已，一见了魂都不在身上，把数百年修炼的功夫，早丢在九霄云外去了。自忖道：“这位小姐，倘能与他亲热一时，也不枉了为人一世。”霎时间，起了这个念头，却忘了自己是个毒人害物的东西。登时立住了脚，等他出来，要跟他寻究个生根立足的去处。直等到日头将落，只见两个青衣出来，分付：“车上伺候小姐即刻就起身了。”说着，将帘子打起，转身往里就走去了。又有顿饭的工夫，才围拥着出来。少年又偷眼细看了一看，真是：笑靥似桃花带雨，柔情若柳絮迎风。走到车前，先两个青衣上了车子，在里边接着小姐的手，地下两个撮着两腋送上，随后也上去坐了。那小姐上车时，上边略现出纤纤玉笋，下边微露着窄窄双钩。那两个秋波往两边一瞬，早已看见门外首站立的这位少年，心下不觉也动了一动。念道：“世上也有这样俊貌的男子，我终日坐守深闺，见人时少，自谓难得遇见两貌相当的人了，如今这个少年不知他是何等样人。可惜我门阀太高，谅难与他成就美事。”心中默默自叹。自古道：妖由人兴，邪因己召。这小姐存了此心，已是生魔的根本了。

且说那车子出了寺门，僧众仍是垂手立送。两轮动处如飞的去了。少年紧紧跟随，约走过三里远近，转过一个所在，却不是桃花开处的旧路。两旁列屋如鳞相次，中间都是白石砌成的一条甬道。那车子走着，一闪，又转过一个弯子。这条路更是不同，两旁乌亚亚的，都是两人抱不过来的大树。一边是河岸，一边是倚山盖成一路瓦房，甚是齐整。须臾，又是一桥。过了桥，就是一个大影壁，两边蹲着两个峻嶒恶兽。这少年倒骇了一跳，原来是石头凿成的两个狮子。对门竖起数丈来长的两根竿子，上面飘飘扬扬，是两面布旗。写着六个大字，道“世袭郡王之府”。这少年方惊讶未定，转眼已不见了

车子。侧耳听时，那辘辘之声，已是在那大门楼里。心内想道：“是此内的小姐无疑了。”转身回来，天色已近黄昏。循着旧路，走到南极岭下。昏黑中，寻回洞内。复了原形，一面想着：“方才的女子真是奇遇，却如何到得里面，与他一会。”正在胡思乱想，忽然自念道：“我修炼数百年，发愿不伤一人，方得到此地位。倘或凡心一动，岂不毁却一世功夫，终难超脱。”回头一想，这一种淫毒的念头，倒也冰消瓦解的了。

却说那小姐原来是个郡王之女，复姓司空，他父亲现袭郡王的职。自幼将他许配一个乡绅之子，姓邹名大化。这邹公子生长在富贵乡中，竟习染出一种纨绔的气概，不知诗书为何物。成日游荡，同那一群帮闲，饮酒宿娼，武断乡曲。这司空府中，也颇闻其不习上进，渐渐传说到小姐耳中，那小姐纳闷不题。可巧这日游春回来，寺前瞥见这清俊后生，到家中眠思梦想，竟至寝食俱忘。那服侍他的丫鬟，都觉其神思恍惚，却不知何故。只说他还是为邹公子不成材料，心里郁结着说不出哩，那里晓得是为这个太虚洞中幻化的少年，作此无益之想。有时睡梦中，喃喃自语；有时独坐处，默默含情，竟像是害了相思一般。这些丫头未免惊慌，急急禀知夫人。那夫人亲来看其神情，也自着忙。于是延医诊视，那里见效。

一日，这洞中之物，方吐出丹来，在那里玩弄。忽觉两眼一昏，仆地就倒。心中把握不住。看官们，这是为何？却因那下山时，情念一动，早生了一个魔头，把那一点灵心迷却，登时想起那个小姐来。幻形一变，俨然又是少年俊物。于是乘着一天月色，步下山来。照从前走的那条路，一径走到桥边。不敢从大门面入，踱到旁边一带围墙之下。审度了路径，等到有二更前后，由着墙底下一个水洞钻将进去。过了三层房屋，始达内室。此时已是各归寝室，安排就卧的时刻了。隔着一间小小坐室，只闻得一声：“小红也睡去罢，小姐已经卧下了。”忖道：“这必是小姐的房。”于是越过坐室，往里一望，灯烛犹明。上边铺着是八柱〔疑字误〕金漆床，挂着一顶玉色绡金帐。两旁排设的古玩珍奇，似天宫一般。一时数不尽那精洁的意致。床前立着一个丫鬟，垂髻之年。手牵帷帐，侧耳似听小姐的鼻息，可曾睡熟没有。少时，放下帐子，将地下两只绣鞋，齐齐排在脚搭之上。过来移灯到床前一个壁桌上头。灯光摇处，四面皆耀彩扬辉。真如广寒宫中，水晶殿里。又有半个时辰，那丫鬟才悄悄的挪出房去，虚掩上房门，往对面的房里去了。

这里才暗暗的从门隙中钻进。你道他一个人，怎么水洞、门隙都得进去？原来是那太虚洞中，能大能小的那个妖精变的。所以，小小的去处，他就能

过。当下进了房来，将帐子一揭。只觉得一阵香气，从那被窝中散出，早把这身子酥了一半。于是探下身子，去在小姐脸上，嗅那汗香粉味。那小姐从睡梦中惊觉，身子已是软摊在床上。心里虽是明白，口中只是不能言语。睁开眼睛，从灯影中一看，竟是个白面后生，伏身求欢。心中念道：“这不是那日寺前瞥见的那人么，却如何到得这里？”方在踌躇，那人已进了红绫被中。两体相偎，只觉得下边一股热气直透丹田。初时痛楚难熬，后来渐渐畅美，倒也称其素心，不甚羞涩。直到五更时分，那人说道：“我去也，今宵再图良会，切须谨言为要。”那小姐只闻得沙的一声下了床去。周身骨节微微作痛，小腹之下顿觉胀起。闭上眼睛，睡了有一个时辰。醒来，细思夜间之事，如梦非梦，似真非真。想道：这也奇了，明明有个白面郎君，交接半夜。临去叮咛，言犹在耳。只看今夜，便见分晓。

正在萦怀之际，丫鬟来请小姐升帐。小姐应声起来，那里晓得，动也不能一动。只得唤了两个丫鬟，扶住腰肢，慢慢的坐了起来。丫鬟一看，面色深黄，大非昨日的景象。忙问道：“小姐夜来睡得安妥么？”小姐只是闭目不语，那一种羞涩的情形，现于面上。丫鬟那里知道，便下床来与同辈的商量，告知夫人。夫人先叫婆子到小姐房中，看其气象。婆子看了回道：“小姐病体似觉沉重，方才请小姐移身下床，竟是不能举体。我抱住略移了一移，哼声甚是利害。夫人要急急延请名医，服药调理方好。”这一席话，惊得夫人呆了半晌。说道：“这怎么处，如今王爷又不在府。邹公子还是顽皮似的，叫我如何是好。”说着走到小姐房来，揭帐一望，甚是颓败。叫声：“我的儿，你却如何这般光景？你心中有甚不受用的去处，只管告诉与我。或是有委屈的心事，也尽管说得，不要郁在心里，受病不是要的。”小姐只是似睡非睡，如不曾听见的一般。夫人只道他睡去了，也就放下帐子，走了出来。对婆子说：“吩咐外边小子，传了有名的大夫进来诊视。”

到了午后，禀了进来，说：“南城有个姓胡的大夫，甚是老练。昨闻他医了若许的痲症症候，都已复了原的。现请在大厅上伺候传宣。”这里司空府的一个侄儿名万的，延了医生进入房中。先将小姐的气色一看，然后诊了脉息。丫鬟们在旁，絮絮叨叨的问那先生，又将病势说了一遍。这先生只是不理。诊过了脉，开口便道：“平习是个忧郁太过的人，刻下脉息气色又是个中了邪的样子。这本症暂且不能理论，用药须以驱邪凝神为主。然要看这个光景，似非药力所能见效。只是还要请高明酌政。”说着出来，开了药方，作辞去了。司空万将方才的话告诉夫人，夫人听了，到也没了主意，只得把药与小姐服

了，嘱咐丫鬟，小心服侍。

话休絮烦，到了晚间，四五个丫鬟聚集在小姐房中，递茶递水，络绎不绝。正在闹热之际，忽见窗隙缝中，皆是黑烟往里喷溢。这些丫鬟只道失了火，方欲声张，眼睛一昏，身不由主，尽皆跌在地下。只听得嘶嘶的响了一阵，就上床去了。小姐口中喃喃的，不知说些什么。只闻得“来的好”三个字，窸窣的直响了一夜，将及天明，始寂然不动了。丫鬟们心里一一的都记着，却不曾见是何物。到交了巳刻，身子渐渐的动得起来。面面相觑，忙揭帐子看时，却是小姐昏昏的睡着，并无别物。大家惊疑，不敢乱说。道：“且等小姐醒来，再察问情由。”众人梳洗了，候着小姐动转，好来服侍。不时到床前探望，正在偷看，小姐忽然睁开眼说道：“你们把那人送到那里去了？快让他进来，与我睡睡。”丫鬟惊得面如土色，叫了几声，小姐仍复闭目不答。自此昏昏迷迷，不时的出语秽亵，渐渐的形体消瘦，只剩得一把骨头，摊在床上。只有腹下膨起，将手按着，硬如铁石。那些丫鬟自这遭识破情形，告知夫人。夫人方晓得妖魔缠扰，终日求仙问卜，建醮书符，全无益处。一日小姐自言自语，说道：“我去了，同那人做个长久的夫妻了。你们可将我的动用衣履，装载妥当，不要丢了一件。”丫鬟们听见这话，分明不是个好的气象，急急哭着走到夫人跟前，如此这般，告诉了一遍。夫人听了，也哭的死去活来。不知小姐死活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窃窈娘问疾惹邪缘 淫妒妇捻酸偿宿债

话说司空府里，有个亲随，唤做吴莹。生下个女儿，名唤小住，自幼服侍府中小姐。夫人甚是怜爱这个女儿，就替他做了主，嫁与自己的内侄魏公子做一个偏房。这魏公子，亦是大宦之后，捐了个职。三十余岁，不曾生子。他娘子甚是利害，虽有三分才色，无奈妒忌非常。自从嫁过这小住与他，三朝两日吵闹不休，并不曾同魏公子过了一宵半夜。司空夫人也时常接了府里来，住个一年半载。这孩子倒也同伴讲讲说说，或是服侍着小姐行行坐坐，胜似在魏府中受大娘子的气。

一日，回到魏府，约莫一月光景。忽然外面传说进来，司空府中小姐病在垂危。夫人遣人来说：“吴姐姐服侍了小姐一场，此时唤他过去，尚可见他一面。”这小住不听便罢，听了惊得目瞪口呆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只见眼泪如泉的涌将出来，又不敢放声大哭。那大娘子说道：“你只得要去看他一遭。”即时打发起身，乘了小轿，径奔司空府来。见过夫人，问了一遍，便到小姐房中，这些丫鬟接着，不暇说些寒暄的话，急忙掀开帐子来看。只见小姐昏睡在床上，叫着不应，口中不知说些什么，不由的呜呜咽咽哭将起来。众人见他伤心，也是哭泣。

正在闹里，外边说“大夫来了”，大家只得暂且避过了。等诊过了脉，看着医生同司空万一齐出去，方才出到房中坐下，细细的从头说起。众丫鬟将那日夜里，如何黑气冲倒，如何窳窳了一夜，讲着大家吐舌不迭。忽听得小姐哟了一声，这小住连忙上床叫唤，只是不见答应。自此和众丫鬟服侍，不曾顷刻暂离房内。晚间，夫人亲来看视过小姐，同小住说些悲感的话。又嘱托小住，同众丫鬟小心守视，方才起身去了。坐地。”小红道：“昨日把姐姐盖的那床松花绸被铺在小姐身下垫着呢，却将甚被来与姐姐盖？”众人道：“小红特多烦的心，难道没了这被就少了他睡的了么！”小住忙道：“你们不要为我的铺烦心，你们今夜可睡睡罢，连日辛苦的也勾了。我是今日才来的，可以坐坐，也替你们些力。况且也是我服侍小姐一场，今日还为他尽些心。”众人见他说着，也因身子疲倦，就渐渐散了睡去。只有小红姐一场，今日还为他尽些心。”众人见他说着，也因身子疲倦，就渐渐散了睡去。只有小红留在

小住铺上睡了。这小住独自坐着，想起小姐这样一个千金之体，到了这等地位，也是福薄的了。又想到自己命运不济，遭遇了这样一个大娘，将来不知如何结果，独不是红颜命薄么。一头想，一头落泪不题。

却说这南极岭太虚洞中的妖精，自从缠了司空小姐，淫心大炽。见小姐骨瘦如柴，同那油尽灯残的一般，没甚系恋。时时想着，别投一个去处，无如无门可入。这日，仍旧踱到司空府来。走近小姐房来，从窗缝里一张。只见苗苗条条的一个女子，两鬓已经匀净，是出过阁的样子。面带愁容，眼生娇态。不觉淫念如炽，火热一般。喷出一口毒气，钻进房来。只见这女子，斜蹬着秋波，身子浑如棉絮。这妖精放开色胆，将来抱在先铺下的那床上，横了下去。那知己有一个睡在那里，于是尽兴把黑气往那小红脸上喷去。这小红真似木鸡的一般挺在那里。然后来这女子身边，去了衣服，高高举起那两只嫩藕也似的腿来；见那红沟紧闭，原来还是一个处子。看官听着，这女子不是别人，就是先前来的魏公子之妾，名唤小住的。只因嫁去不曾和魏公子在过一处，所以还是一块原璧。当下这妖精探下头去，将舌尖儿绞了一遍，又将口对着吸个不住。可怜这小住，一个怀愁饮恨的女子，不料遭这业畜之毒。任其调弄，半点那里由得自己作主。这妖精直翻乱到五更以后方才撒手去了。又有半个时辰，小住心里略觉清朗了些。那知身子竟似钉住了的，翻转不得。伸手去身上理其衣服，下边已是赤条条的，吓得魂飞魄散。狠命的挣扎了半晌，坐了起来。穿好衣裳，向里边看了小红，尚兀自昏昏的睡呢。心中一想，明知是邪魔舞弄，不敢声张，到了天明，周身疼痛，头重脚轻，那里行转得一步。只得托病，辞别了夫人，回到魏府中来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这小红，夜来被了毒气，躺在铺上，直到巳牌不见动静。众丫鬟走来，大呼小叫那里得醒。又过了半日，忽然哎哟了一声，扒将起来，自言自语的道：“我今夜移了床，竟梦魇了，似有千百斤重的个石鼓子，压在我身上的。刚才遇着了个白胡子的老爹，替我扛去了，这身子方松宽了若许，骨头还有些做痛哩。”众人只管服侍小姐，那里来听他的，也就隔过去了。

看看又过了两日，这小姐越觉病势沉重，合府中忙乱着替他办后事。夫人叫了一个老成的干办来，交付了五十两银子与他，替小姐看个寿器。又唤了许多的裁缝来，做些寿衣。这日做成就了，夫人叫婆子拿着，亲自到小姐床边，与他看了。合共十七件，俱是绫罗绸绢的。这小姐可煞做怪，忽然心中明白起来，叫人随即替他穿了，自己看着，流下泪来。执着夫人的手，似还要讲话的样子，却是说不出来。夫人见他这般光景，哭的像泪人儿一般。丫

鬢们扶着坐了。没半个时辰，小姐在床上，忽然嗽了起来，咳个不停。接着那喉中烟出，人都近他不得。少顷，面如黑铁，嘴唇都烧焦了。又有一个时刻，烟渐渐的住了。众人近床前看时，可怜已是呜呼哀哉的了。一屋的人都哭起来。夫人两眼睁的狠狠的，竟一点儿涕泪也没有，半晌方哭出声来。哭了半天，外边传进来，说：“棺木齐备，请夫人过一过目。”夫人打发了贴身的婆子出去，看了收拾停当，择时下殓。免不得延僧做七，超荐亡魂。

这里司空府里正在料理小姐丧事，忽然魏府的人来传说：“吴姑娘自从那日看小姐病了回去，精神恍惚，终日卧床不起，茶饭都不能进口。整整有半月以来，不曾起床。此时气色枯槁，黑气封住了脸。大娘子欢天喜地的说，这是夫人接去，在他府中得病来。若是在我家中，有了一差半错，岂不是我做大娘的磨折死了他么。如今可没得说了。也不延医服药，也不添人服侍，直等他一口气绝了，送了出去，便了结其事。”夫人听得这话，心下到甚是过不去。好好一个女孩子，只为怜爱他，替他寻个出身。那里晓得，撞在这母夜叉手里。没有过了一日好处，如今一条性命，又平白的送在我家。这倒是爱他，反是坑他了。

随即唤了吴莹进来，将他女儿的病势告诉他一遍。拿了二十两银子道：“你可上魏府的门，看他一看。问你女儿有甚心事，可以向你说说。这银子带着，恐怕魏家大娘无情，身后之事有不妥贴的，你可说我说的，这银子是与他添补些后事的。”吴莹答应着，谢了一谢。走到魏府，门上的人传了进去，那大娘道：“他的老子要看他么？可不是我家害他的，到叫他进来看看。”唤了个老娘，出去领他那边空屋子里去。

老娘答应了出来，带着吴莹走过两层屋，转到一个火巷内。老娘道：“还在后边才是的哩。”走出火巷，并排的两间，静悄悄的像个古院。老娘推开了门，吴莹挨进身子，到得房里。老娘随后也走了进来，揭起帐子道：“吴姐姐，你老爹来看你了。”那小住听说，睁开了眼一看，不觉伤起心来。叫了一声道：“儿的命在旦夕了，爹爹来得正好。我也别无话说，只是夫人白疼我一场，眼见得不能报答的了。我的命虽是送在司空府里，我倒也罢。爹爹回履夫人，不要为儿感伤。这里的人，是巴不得我死了，眼头清净的，那里还有人来看顾一看。”吴莹听了，心中也是悲惨，说道：“我回去向夫人说知，打发个婆子来看你，就在此服侍你两日。”小住闭了目也不言语，再要同他说话，已是不能了。老娘道：“可怜你姑娘，人品儿、心性儿，都是拣不出的。无奈命根儿短些。我家大娘实是心狠，我们心里只是要看顾，又怕大娘心中不自在。”

吴莹道：“这也怪不得老娘，我看大娘如此做人，也不想修积个一儿半女。”老娘摇着手，指着外面，吴莹只得不言语了。跟了老娘，一径走出厅来，谢了一声走了。

老娘回去，覆了大娘。大娘问他，可有说什么话？老娘道：“他老子说，府中的夫人说，要打发个婆子看他女儿。我说也不须得，我们这里服侍他的也不少了。他说这都是大奶奶修积儿女，将来定要养个状元郎的。”这几句话，说的那大娘投了机，说道：“你们却也该看看他，既是他府中打发婆子来，你可同看在后头做做伴。”

到了次日，司空府果有人来，说夫人遣婆子来问候姑娘，老娘出去接住了。见过大娘，说些闲话，领到后面，看了小住，面黄体瘦，肚子膨起，就同小姐的病是有一无二，只是心里明白，不似小姐胡言乱语。到了黄昏，老娘抱了两床被来，同这婆子开了铺，两人上宿。小住忽说道：“你老人家该在前面歇宿，恐在此处夜来不便。”两人听了笑道：“姑娘可糊涂了，我们又不是冠客，有甚不便的去处。”小住也不言语了。

那知到得二更以后，黑烟满屋。婆子、老娘正在坐地谈些闲话，忽然身不做主，往后倒了，直挺挺伏在地下。心中明白，口内只是说不出。耳中沙沙的，响上床去。原来这妖精，自从在司空府里缠了小住，跟寻到这里，每夜总在小住身上缠扰，只是小住不便，明知外人，又无奈他何。心里甚是不欲，不似小姐开门揖盗，所以心中总是明白，不致昏迷。这也是命中有此业缘。适当凑合，莫可如何。却说五更以后，妖魔已退。两个伏在地上的，也竟昏昏的睡去了。到了天明，翻转身来，原来倒在地上，两人你看我，我看你。道：“这却奇怪的。”婆子心里想起，小姐当日为妖所缠，已是明白。那老娘惊个不住，定到大娘面前，一五一十的告诉了一遍。这大娘心里忖道：“原来这贱人有此奇遇，托故病症，每夜同着什么东西取乐呢？暂且不必明言，到今晚定要跟寻他的路径。”

这日，魏公子晚膳，大娘多敬了几杯，将他灌醉，丫鬟们服侍睡了。约莫二更前后，一轮明月照得如同白昼一般。大娘也饮了几杯，乘着酒兴，背了丫鬟自己踱到后面。静悄悄的立在丹墀之中，赏那月色。正望之际，俨若一道黑云，从空面堕，登时天昏地暗。大娘已是措手不及，就地倒了。那妖精触看人气，又且这婆娘是有心来兜揽他的，岂不是两心相投的了。就在地上解去下边衣服，尽着神通。虽非纯阴之体，也胜似残花败柳。这婆娘心里酒已醒了，觉得下边热气如火炭一般，甚是煞痒，越弄越显畅美。只是身子

恨不得往前凑他一凑，那知骨软筋酥，动也不能一动，只得任其呼吸。初时尚有津津之意，后来阴中渐觉干枯，疼痛异常，一连发昏几次，欲其撒手。那知这个东西绞个不住，直到将明方才离身。

这里公子到五更酒醒不见了娘子，起来满屋里寻觅不见。随即唤起丫鬟，前后照看，那里有大娘的影子。众人说道：“昨日司空府上打发了婆子来，或是大娘到后面屋里同他说些话去，就在那里宿了罢？”于是，众人同了魏公子，一齐来到小住房前。一个丫鬟走着，通的一声倒在地下。众人将灯去一照，竟是两个。扒将起来，那知是大娘赏月，在地上绊了一交。公子吓得面如土色，急急来扶那婆娘，那里扶得起来。一个到脚边，只说抬他回房，那两腿精得赤条条的，竟没一丝遮拦。公子看了，又羞、又忿、又疑、又惧。这个光景，真是令人无从着落。只得叫把衣服替他穿好，拿一扇门来，四五个人撮头撮脚，扛到前面房里。

天明时，走到后面，审问两个老娘，都道不知夜来的事。婆子心内想道：“怪道今夜屋里清静，原撞着大娘缠了一夜。可又作怪，大娘夜来如何到得这里？”正在猜疑，公子说是了，昨日是大娘多饮了几钟酒，想是见月色可爱，出来逛逛。走到这里，酒涌上来，就地倒了。原来这公子回想起来，怕人笑话，故此做出这话来，遮盖过去。回身到自己房里来看，这婆娘已经众人抬上床去，尚兀自昏昏睡哩，叫着亦自晓得，只是羞惭无地，惟有装睡，全不答应。心内想着，夜来自己不是，不合寻着苦恼。如今身子沉重，转动不得，如何是好。到了午后，忍着叫唤丫鬟，扶了起来坐着，勉强呷了几口茶。公子心内方才放下，问道：“娘子，此时心里觉得好过么，昨夜想是酒多了几杯了。”那婆娘见丈夫替他遮掩，也就顺口说是酒醉。这日整睡了一日，不曾下床。到晚公子就寝，以为将养两日也就没事。

那知到了二更，妖精早已来到，将毒气迷倒公子，上床复寻昨夜的欢乐。婆娘已是受过苦楚的了，此时意欲挣扎，不与他交接。怎奈身子不能作主，热气直从下体攻入心中。不堪痛楚，抽撤的干疼如火烈一般。要哼又哼不出来，心中着急，那里推托得去。直到五更兴尽而去。要知后事如何？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获灵符吴氏妾为妻 遭雷击冯家蛇变狗

话说魏家大娘，被妖缠了一夜，直到天明，身上方觉清凉了些。口里乱叫道：“好快活，好快活！”魏公子从梦中惊觉，分明是娘子说话。才要起身，只是起不来。想到：“这又奇怪，我昨晚并不曾吃酒，如何似中了酒的？”少顷，强撑着起来。问那婆娘，夜来说的甚么，不见答应。向他脸上一看，面色浑如灰土，两眼直视。惊得心慌起来，忙叫老娘们和丫鬟进来。道：“娘子今日神色俱变，眼见得不是好像，这却如何？”众人看了，也都惊慌不已。即时公子遣人延医诊视，那里中用。自此日加病症，腹中作胀，人事昏迷。夜间老娘们服侍，公子自往对面房中歇宿。众老娘每夜见神见鬼，名为看守，其实躲得远远地睡去。那婆娘时常叫道：“心中烧的难过。”下面要人拿扇子扇，将冷水沃着，方才受用。又叫道：“不要放那人进来。”丫鬟们只道说的是公子，答应：“他到那边去了。”婆娘连声道好。那知晚间，仍是到来，尽兴方去。

话休絮烦，那司空府里的吴莹，自从那日看了女儿回去，时常在街上求签问卜，四方寻访名医有道之人。可巧这日，也是他女儿命不该绝，遇了一个道者，手持葫芦，高唱：“救苦救难，认是冤牵（愆），力能解脱。有缘者前来，贫道不取分文，施舍不吝。”这吴莹听了这话，忙上前双膝跪下，拜求救济。那道者并不问病症根由，开口便道：“你可是为你女儿来求我的么？他今邪魔已退，天幸一点灵心未泯，尚可救援。可将此符化了，和水吃下。再将此丸三粒，每朝一服，三日服尽，病自痊愈。”说着将葫芦开了，倒出三丸，将符一齐递与吴莹。吴莹接了，伏在地上，谢那道者。抬起头来，那道者已是不知去向。心下惊异，忖道：“莫不是仙人点化，小住的病想是还得好呢。”就欢天喜地，捧着符药，也不暇告禀夫人，急急走到魏府。门上人通知了老娘，引了进去。见了女儿卧在床上，甚是危迫。这吴莹更不答话，央烦老娘取碗汤来，将符烧在碗中，自己送到女儿口边，叫他呷了。把丸药交付司空府里来的婆子，交代他每早服一丸，三日服尽。说毕起身，回到司空府中。到里边，一五一十禀过夫人，并将夫人赏的二十两银子缴还。夫人甚是欢喜，心中忽然想起小姐，当日就不曾见遇着有缘法的，又是感伤。这里话且不题。

却说小住吃过了符，闭目安睡，有两个时辰，腹中似觉宽松了许多，手足便能移动。到了次日清晨，那婆子将丸药取了一粒，递与小住，叫他和水送下。没有半个时辰，腹中忽然疼痛，要起来解手。老娘和婆子惊讶道：“这药竟如此灵验，真是神效了。”忙上前扶了下床，这一解足足解了一桶。两人看见，都是漆黑的粪水。可又作怪，这小住站起身来，并不要人扶持，说道：“我在床上这几时，闷杀了人。且在底下坐一坐。”须臾，又说道：“心里觉得甚饿。”老娘连忙出去，唤人做粥。这一闹，惊动了公子。听见是吴家姑娘得了个灵符，服下病即退去。如今身子轻健，思想饮食，即忙走到后面来看，果是坐在椅子上面。形容虽然消瘦，那一种晦气已是没了。这小住见是公子，立起身来。公子此时，妻虽病危，妾已就痊，心中自觉少宽。当下做了粥，与小住吃了。公子回到前面，想起灵符，唤出老娘细问端的，方知是他老子求了来的。想道：“娘子这病，倘也得个救星，可不是好。”随即遣门上的老管家咸文，走到司空府里，唤将吴莹到来。

去不多时，回来禀说：“吴莹现在在外面。”公子同了出来，吴莹跪了一跪，请个安。公子不暇与说些闲话，开口便说：“闻你昨日求得一道灵符，你女儿病已经痊愈，这个符却是那里得的？我家娘子现在病势沉重，比你女儿还狠些。你可替我再求一道来，我却重重赏你。”吴莹道：“回大爷，昨日小的所求之符，乃是一个游方道人，路旁遇见。他那口里说道：“有缘的度他，无缘的不得遇见。又说小的女儿，幸而一点灵心尚在，还可救得。他递了符与小的，小的伏在地下谢他，抬起头来，他却影儿不见了。回大爷，这个却在那里寻去？”公子听了惊讶不住，只得罢了。那吴莹听得女儿已愈，不便见面，也就告辞而去，不题。

却说小住，一连两日将丸服尽，病已全退。辱红面白，出落的更是齐整。司空府里的婆子，早已打发他回去。公子见小住如此俊俏，妻子又是如此病症，怎免得动些春兴在这女子身上。当日将小住移在公子卧处，紧对着大娘的屋。可怜这大娘，从前吃醋捻酸，如今竟是尽数的让与他人，自己还是要死不死，要活不活。真是作恶到头终有报，只争来早与来迟。一日，公子和小住正在宴好之际，大娘房里忽然翻乱起来。公子方在小住身上，极力的逞其浓兴。小住听见，忙推公子道：“且莫动，听那边声张做甚？”公子侧耳听时。只闻一个老娘道：“快报与大爷知道。”一个老娘说：“且把帐子来避过。”又一个丫鬟说：“满床的烟雾住了，那里得近前去。”这小住道：“不好了，可是失火了。”说声未毕，两人忙起身，穿了衣裳下床来。正要开门，只听老娘

在外说道：“叫大爷得知，奶奶已是没了。”这里公子和小住方才知是大娘有变，不是火烛。

当下公子惊慌起来，叫老娘开了厅门，唤起外边家人料理后事。小住忙道：“相公不要惊慌，身子要紧。死者已是死的，生者尚须保重。你才做过了事，不宜急忙出去。架上那件马褂可穿起来。”公子道：“我知道，不要你记念。倒是你才好的人，怕容易受凉。我叫个老娘过来同你做伴，你可仍旧睡了，明早起来照应些事。此后就是你作主了，全要你自己爱惜身体哩。”说着出来，叫了一个老娘过来。公子便到外边，和众家人办棺木的办棺木，做衣服的做衣服。整整忙到次日午时方才齐备。当下，请了个阴阳生，择个吉时装了。次日，请些亲族，成了个服。到了三七之期，开丧出柩，了结其事。这小住到一年，生了个儿子，和公子遂成为夫妇。司空夫人认了他做个女儿，自此往来不绝。此是后话不题。

却说那南极岭，周围原有数十里之地。山脚四面都是人家坟墓。县中有一个铺户，姓冯名其模。祖上置了块山，在这南极岭西北脚下，离着太虚洞约有一二里，却是紧对着洞口。冯其模有两个儿子、两房媳妇、一个女儿。长子年方二十八岁，忽然夭亡，就葬在岭下坟内。这年春天，长媳同了姑子上坟；跟了几个家中的人，祭扫过了，大家在四下里游玩一番。有的说：“这岭上有个太虚洞，极是深杳。”众人同了两个妇女，走到洞口一望，里面漆黑，那里看的到底。原来洞中之物，自从缠过魏家的大娘，正无投奔。可巧，这冯家的媳妇、女儿到来。外面看不见里面，里面却是看的见外面。登时妖精淫心大动，喷了一口毒气。外面的人正望之际，忽然眼昏头晕，个个仆在地上。这妖精探出身来，把两个女子摄了进洞。

那些跟来的人，昏倒半日，渐次的扒将起来，不知是何原故。惊疑了一会，却是不见娘子和姐儿两个。急急的赶回家来，通知家中。添了许多人，再到山前来，四下里寻觅，那里见个影儿。内中有乡下老年的人说道：“我们幼年时候，曾听老人家说过，这洞中先年曾出过怪的，合城的人用枪来打，足足有上千的人。可煞作怪，枪尚未发，人人倒地，个个横街。听得说，一股黑烟喷来，令人经受不住。”这些人听了道：“可不是，刚才也是这样一口毒气，又腥又烈。如此说来，一定是这个妖了。却因何单单把姑嫂两个撞了去。”大家惊愕，无计可施。只得叹了几口气，仍旧回来。家中见其不曾找着，顷刻之间，失去两口，号哭的号哭，嗟叹的嗟叹。听说上千的人，都无奈他何，谁敢去寻事做。这里伤感不题。

却说那妖精，摄进两人，将那女儿放倒，去了衣服，先行污毒。那媳妇在旁，听得是妖魔舞弄姑子，眼虽不见心中甚是了了，惊得魂不附体。心生一计，左右是没有命的，挣扎起来，尽力撞在一块石上，脑浆都碰裂了，登时气绝身亡。那妖精见这里一个撞死，就来从头至脚吃个干净。这女儿捱了两天，一来毒气受得又重，二来这洞中卑湿之地，阴寒透骨，也就随后没了。可怜姑嫂两人，只因上坟闲玩，送到这妖精手里。虽是两个命中如此，其实妖精恶毒已极。那知就是这一举，早已恼动天庭。

三日之内，忽然烈日当天，立时晦暗，人都对面不能看见。电光一连闪了几闪，那近山的人，听得山前似翻江搅海的一般。接着数声霹雳，远近居人，无不惊骇得掩耳闭目，不敢举动。却说这妖精见一个电闪来，即腾身出洞，盘在一株大树上。那雷在树顶轰轰的方要下击，却被这畜一口毒气喷上，早惊散了。少时，又是雷声渐迫，他却遁去，如飞的到了五十里外一个娘娘庙。那庙却是盖造在个山顶之上，楼上下两间。楼上乃是娘娘的神像，楼下乃是一尊立像的韦陀。这孽畜就伏在娘娘龕下，缩得身子只有一寸来长。那雷轰轰的直赶将来，却寻不着他在甚么去处，登时围绕着庙宇响个不住。足有三个时辰，霹雳的一声，天忽开霁。后来庙祝看见，韦陀的那条杵上，约莫有寸来长的一根小蛇，从中心穿在上头，却是烧得头尾都焦，缩在一团。远近的人轰传开了，成千上万的人都来观看。街市上纷纷的说，雷打了一条蛇，在娘娘庙韦陀杵上。原来那蛇一时躲娘娘佛龕之下，雷公急切寻他不着。这座韦陀显圣，将杵在楼板之上，从底下直穿通上去，刚刚的戳在业畜中心之上。所以雷电交加，方才打死。这一段情节，都是庙祝指着那楼板通处，告诉众人的。当下庙中香火顿觉百倍于往昔。

却说那冯家，自从失去了两口，终日啼哭，只是没做道理处。一日，闻得雷打了一条蛇，直从南极岭赶出五十里外。这冯其模心中一想，必是太虚洞中之物。业畜既已遭谴，洞中自然空虚。不知媳妇和女儿可曾在那里，也不知死活何如。于是同家人商议，约了两个伙计，带了挠钩绳索灯笼火把之类，一同来到了太虚洞前，将火把往里面一照，并不看见底里。又将挠钩钩住灯笼探进，一望远看见，地上卧着一个，旁边有两堆衣服。眼见得是在里面，但只少了一个，又且俱是呆的了。当下进去两三个人，细看那卧着的乃是女儿，那媳妇却无觅处。又看那两堆衣服，却是两人的。那知旁边堆了一堆骨头在那里，方知媳妇已是被妖精吃了。只得仍旧出得洞来，告诉冯其模一遍。于是备了两具棺木来，将媳妇骨殖装在一棺，女儿抬出装在一棺，就

在山下坟边葬了。大家叹息而返。

话休絮烦，这冯其模长子虽死，却有个五岁的孙子。此时又失了娘，只得跟婶娘起卧。冯其模同着次子，在铺里做个生意，家道却也殷实。家中本有一犬，这年生了一胞小狗，内中有一狗，颈上隐隐有个蛇字文。家中人也不解得，东家抱一个去，西家也抱一个去，一胞都抱尽了。独有这一个有蛇字文的，人抱了去，又走了回来，总不离这冯宅，跟着母犬倒也安分。光阴迅速，看看一年有余。这冯其模的孙子年已七岁，在附近从了个先生读书，早出晚回。却是奇怪，这狗总跟定这孩子。到学堂里，他就蹲在桌下，回家也是不离。

一日，这孩子学里散了，同了一个同学的孩子，在他家街后顽耍。这街是一片空园，有一面大塘，塘中虾鱼最多。两个孩子在塘边上捉鱼。这狗跟在旁乱叫，孩子那里顾他，只管伸手在水里乱捉。狗在四下里跑来跑去的叫。左近人家，听得狗叫的利害，忙走出来一看，并无一人。原来两孩子蹲在水边，急切看他不见。只见那狗越叫的紧。正叫之间，水边濮通的一声，那人连忙跑去，已是赶不及。两个落去了一个，就是这冯家孩子。看的人内中一个，就是此塘之主。知是吊下人去，解衣下水，方才救起这孩子来。那一个孩子，骇的都呆住，动也不能动了。众人带了过来，问他这个孩子是那家的？说是南街头冯家的。这塘主唤了人送去，狗也跟着来到家中。婶娘惊得打战不止，连忙换上干燥衣服。幸而落水不久，不致有害性命。看官们，这孩子不是这狗跟在旁叫唤，先惊动出人，这孩子落在水中，要那个孩子回去告诉了人，然后走来救援，不知多少时候，孩子家有多大气力，还能勾一口气不断么？这就是这狗救了他一命了。要知后事，下回分解。